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敢情这位胡静是个推销墓地的销售员

他进一步问道:“咱还是说说咱俩的事吧。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就算是白领吧。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感,要有孝心,而且不能只是嘴上孝顺,要落实到行动上,就算赚的钱不多,但只要是父母有需要也在所不惜。这种男人才可靠。”胡静停下来,拉住秦奋,望着他问:“你诚实地说,你是这样的男人吗?”

秦奋眼睛转着,不知道她这话什么意思,含糊地应道:“应该算是吧。”胡静直截了当地说:“可我觉得你不是。父亲的骨灰还在那么小的一个小格子里放着,母亲要是也去了呢?还让他们二老挤在那儿,清明节扫墓你连个烧纸香的地方也没有。你能说这叫孝顺吗?”

“我给他们买一块墓地不就行了吗?”秦奋说,“我不是舍不得花这钱,我是刚回来还都没接上头呢。我走的时候只有烈士才有墓地呢,老百姓都存架子上。这点你放心,你要知道哪有卖的帮我选一处,最好是山清水秀唱起歌来都不奇怪的地方,我马上就办。要是咱俩走到一块儿去,连你的碑我都提前刻好,保证不让你在架子上待着。”

胡静好像正等着他这句话似的,立刻从包里取出一份类似售楼书的画册,递给秦奋,蛊惑着说:“其实这也是一项投资。你只要3万块钱就可以购置一块皇家风水的墓地,3万块钱也就是你往返美国的一张机票,几年后同样的一块墓地就可能涨到30万。如果你那个时候转手把它卖出去就能赚到10倍……”“等会儿,我卖了我妈我爹埋哪儿呀?”“你可以买两块呀,如果你买两块的话,我们公司可以给你打一个九五折!”

秦奋捧着画册说不出话,暮色中两个人面对面站在通往定陵的神道上。敢情这位胡静不是来找对象的,是个推销墓地的销售员!她找的是死神的对象。

秦奋本来就是个耳朵根子软、经不住别人软磨硬泡的人,面对美女,这个弱点就更加突出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在胡静递过来的合同上签了字,怎么就乖乖地掏出钱包来付了定金。

胡静的话有一种奇怪的磁力,初听之下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也吸引不了你的注意力,但是她会不停地在你耳边说,说着说着你就开始注意了,听着听着就被她话里边潜藏的逻辑给牵进去了。秦奋本来对胡静利用征婚推销墓地的做法是反感的,但不知怎么一来,他觉得反正这事自己早晚都得办,现在正好找胡静给办了,也无不可。胡静的出现,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有一瞬间,他甚至都有点担心胡静不给他办了。

回到家,秦奋把这事跟老母亲讲了,母亲也挺高兴。第二天秦奋就拉着母亲去看墓园。胡静站在墓园门口笑嘻嘻地等着他们。她殷勤周到,特别会跟老人说话,把他妈妈给说得满心欢喜。墓园本身也不错,在十三陵附近,依着山峦,地势起伏,满目苍翠。他和母亲一商量,当时就把余款全数付清了。在胡静的说服下,他买的是山坡最上面的一块,也就是说,墓园内最贵的那一块。在回家的路上,母亲一个劲儿向秦奋打听胡静的情况:结婚了吗?你跟她怎么认识的?家里是干吗的……秦奋只能含糊其辞。母亲赞叹了一番,说:“你要能找个胡静这样的,也就挺好了,别太挑……”

可是从那以后,秦奋再给胡静打电话,胡静一次也没接过。



拍案 惊起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灰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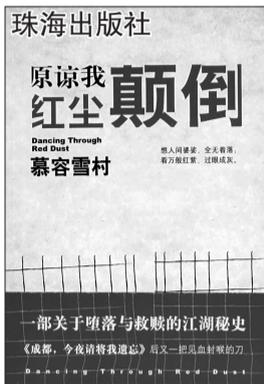
我开车回所里找邱大嘴

掉头回市区,老潘坐到了后座,跟海亮低声请教,我听而不闻。

转眼到了蟾宫路,这时老潘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听得清清楚楚,正是任红军:“志明,好消息!我的事马上就成了,那什么,你再给我两万,最多3天,我还你10万!”我连连摆手,让他千万别借,老潘没理我,皱着眉问任红军:“你要钱干什么?要是生活费,我有;要拿去登广告,你找别人吧。”任红军连连声明:“生活费,生活费!”我苦笑一声,看他挂了电话,说就你心好,愿意填他那个无底洞。他搓搓手:“唉,同学一场!”

把他们俩送到,我开车回所里找邱大嘴。这两天我们特别亲热,这种事拼的是耐心和毅力,谁先开口谁就先输了一招。我请喝茶、请吃饭,还让他把那块江诗丹顿转交给中院的李恩正。邱大嘴也真能装,就是不提那事。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直接问他认不认识陈杰,邱大嘴淡淡地说:“知道,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没见过面。”

这就好办了。我一躬到地:“邱哥,兄弟以前做错了,现在跟你道歉。要是你还惦记那15万,我现在就还你。”邱大嘴两眼瞪得溜圆:“你没吃错药吧?我要是记仇,会帮你圆李恩正的场?”我还在笑:“那天晚上不是你邱哥主持的?我派了四个人,只跑了一个,那小子怎么反应那么快?一按门铃警察就到了。携带凶器,私闯民宅,多准确的定性啊,这可是刑案老手吧?还有,是谁跟公安局那么熟啊?说调人就调人,6辆车,30多个警察!”他拍案而起:“没错,陈杰是找过我,老子没理这茬儿!你得罪过谁我哪知道?”



少他妈诬赖好人!

贺运发诉杨红艳案的判决下来了,败诉。老兔子大为失望,对我痛下针砭,说我吹牛,说我办事不力,还说我骗他。这年头是债务人就不能得罪,我忍气吞声地解释:“她干爹打过招呼了,我有什么办法?”这事是真的,杨红艳跟市里某位头头关系暧昧,经常同出同入,互称干爹干女。老兔子妄图跑单,说手头紧,律师费下个月再说。我勃然大怒:“任红军那个破皮包公司你都能投800多万,什么他妈手紧?”他目瞪口呆:“什么皮皮……皮包?”我横他一眼:“痛快掏钱!说不定我还帮你想想办法。否则,你他妈等着吧!”

我和任红军交往20年,一直面和心不和。这人上学时外号“小把戏”,做事鬼鬼祟祟的,经常跑老师面前打小报告,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搞得人人不齿。前些天他来找我,让我帮他虚报注册资本,伪造验资报告,我找了个借口推了。他悻悻告退,过了几天,几家报纸同时登出了大幅的“信鼎”广告,我估计是搞到钱了,打电话问他,这厮遮遮掩掩的:“唉,都是花架子!埋根萝卜等兔子,兔子还没来呢!”我信以为真,结果第二天去河口法院办事,和老潘聊了聊任红军,老潘警告我:“最好离他远点,这家伙说不定哪天就进去了。”我问他什么意思,老潘挠挠头:“他昨天去我家了,要给我60万,我没收。”我立刻明白了。

当律师这么多年,我一直恪守一个原则:凡事不讲人情,只谈得失。反正任红军无意于我,那还不如帮老贺一把,撸草打兔子,说不定还能捞点什么。

都市 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遇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她一直记着自己那个一箭双雕的计划

暑假之后,石燕带着孩子和姚妈妈回到D市。在黄海的鼓动下,她开始复习英语,准备办出国的事。但开学之后,石燕就彻底明白拖着个孩子、干着一份教书工作、还想考托福GRE意味着什么了——那就意味着白日做梦,而且是饿着肚子做山珍海味的梦。

姚妈妈很能干,也很尽心,但白天带一天孩子,也累得无法,眼巴巴地盼着她晚上能接过去。只要她一回家,姚妈妈宁可做饭,也不想再带孩子。她自己周末也带过整天,知道那个劳动强度,所以很体谅姚妈妈,每天中午和晚上回到家就把孩子接过去。

她白天在学校跟那帮调皮捣蛋的学生们斗智斗勇一整天,回到家又要带孩子,也是累得够呛,到了晚上,就一心盼着孩子早点睡觉。等孩子睡了,她有时也把外语单词什么的拿出来,想背几个,但只要一翻开书,上下眼皮就打架,强撑着也没用,只好作罢。但睡梦里都不得安生,满眼是英语单词飞来飞去,大多数是拼错了的英语单词,有时白天好不容易记了几个单词,到了睡梦里却全被改成错了的。

她一直记着自己那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就是要把卓越办出国去,要跟黄海在国外会合,她不知道这一箭能不能射下两只雕来。她知道不办出国去,那就肯定没有希望,所以她总想早日考托福GRE,早点办出国,但客观情况又不允许,搞得她人无宁日。

她想到过调回“洞洞拐”那边去,那样的话,晚上就有好几个人帮忙带孩子,兴许可以让她有时间复习应考。她厚着脸皮跟校长提了一下调动的事,校长没把三年合同搬出来,只抱怨说:“我最讨厌知恩不报的人了,你别

忘了我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收留你的,没有我,就没有你的孩子!”

这话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结果她调动没搞成,还成了桃色新闻的主角,好些人发现靖儿长得很像校长。

时间就在桃色和不桃色的日子里如箭如梭,平时她只能见缝插针抽时间看点书,但缝不多,针也插得稀稀拉拉,到了暑假才能密集性地插针,因为暑假她回“洞洞拐”父母那边,白天姚妈妈帮忙带孩子,晚上父母帮忙带孩子,她可以集中精力啃几天书。

复习了两个暑假之后,她在黄海的鼓动下报了那下半年的托福GRE考试,黄海也报了那次的考试。她听别人说托福GRE考试的计分都有点像排名次一样,不光看你考得多少分,还要看其他考生考得多少分。如果跟你一起考的人碰巧都很强,那你的最后得分就相应要低一些;如果总体水平都低,你的最后分数就相应高一些。既然黄海也报名参加同一次考试,她就完全把自己当陪跑,因为她觉得她没复习好,是黄海老在那里鼓动她,还把报名费都寄来了,她才报的名,没做很大指望,权当是练兵,也算是去为黄海衬个底,确保黄海至少不是那次考试的最后一名。

报名要单位证明,她对校长撒谎说这是考核教师的一种考试,大城市早就兴这玩意了,一个学校越多的老师有这个证书,说明这个学校水平越高。校长只打听了一下她不是想让学校为她出报名费,她赶快说“不是”。校长不再多问,给她开了证明,大概觉得既然有人吃了饭无事干要拿考试混时间,那就让她去考吧,反正学校除了一张破纸,什么都没花销。



军歌 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林承熙想起这个新兵就是那晚逃跑的壮丁

“这些都是你打的?”林承熙狐疑地上下打量着岳昆仑,岳昆仑摸摸脑袋,他也不确定这些鬼子是不是都是他打死的。“你开了几枪?”段剑锋问。他也就随口问问,很少有士兵能记住开过几次枪。“16枪。”段剑锋拿过岳昆仑的枪一拉大栓,弹仓里还剩4发,再检查弹药囊,空的。战斗前段剑锋配给士兵每人4个弹夹,按现在数下来数量相符。段剑锋心里乐开了花,但脸还是铁着。

“老段,你还真是不做蚀本的买卖,一把王八盒子换了个神枪手。16发全中眉心,我带兵这么多年,就从没见过这样的兵!”林承熙已经想起这个新兵就是那晚逃跑的壮丁了。“嘿嘿……运气好。不扯这个了,鬼子在这儿吃了亏,天亮肯定得来报复,一会儿怎么安排?”段剑锋赶紧转过话头,再说下去林承熙该讹他了。“这儿不能再待了,趁天黑把队伍拉到桥南狙击阵地,明早咱还得过把瘾。”“你小子还算明白人。”段剑锋本来想等林承熙答错了他来纠正,一看没机会赶紧找补一句。

回到皮尤河桥南狙击阵地,林承熙这边安排弟兄们吃饭休息,那边又到桥北增调过来一个骑兵连,稍带补充了弹药,他估摸着第二次来的鬼子数量少不了。两个骑兵连加上段剑锋的尖刀连,静静地埋伏在桥南狙击工事里,鬼子只要敢冒进,一准儿让他们喝一壶。

岳昆仑在炮火轰鸣声中慢慢地合上了眼,倦意一阵阵地袭来,明天估计又是一场恶战。岳昆仑被迷迷糊糊地推醒时,天还没有亮透,南面传来隆隆的机器声。“都顶上火!”段剑锋手里抱挺机枪,两眼都是血丝,看样子一宿没睡好。岳昆仑一翻身趴上战壕,公路

南面,一辆辆笨重的装甲车在晨雾里若隐若现,正朝大桥方向碾过来。

“老林,你啥摩托化骑兵团,连架平射炮都没有!”段剑锋一看来的铁家伙,这东西机枪打上去就是挠痒。“是老子没带!”林承熙怕到时候桥炸了,平射炮弄不回去,团里那些炮,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你就留着下崽吧!”段剑锋一挥手,几个兵开始捆集束手榴弹。“先不忙,看下来了几辆。”林承熙知道,国军缺乏有效对付日军装甲车、坦克的重型武器,集束手榴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都是用一名名战士的血肉之躯去炸毁装甲老虎。

4辆装甲车排着纵队在狙击阵地前碾过,隔着百来米岳昆仑也能感受到装甲车喷出的热气和沉重的压迫感。装甲车后面是日军10来辆军用卡车和三轮摩托,每辆卡车上都站满荷枪实弹的鬼子,92式重机枪架在车顶,机头大张。

“来的还真不少,至少一个大队!”段剑锋压着声音冲林承熙喊。鬼子一个步兵大队下辖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重机枪中队,每个中队的建制相当于国军的一个连。头天段剑锋和林承熙是用两个连队歼灭了鬼子一个中队的搜索队,数量2:1,又是伏击,稳赢;今天加上林承熙临时抽调过来的骑兵连,也才三个连,三个连对鬼子配备有装甲车的五个中队,段剑锋捏了一把汗。

“先别让弟兄们开火!等鬼子4辆装甲车都上桥,我炸死这帮狗日的!”林承熙冲后边一招手,师直的工兵连长猫腰过来,手上拎着连着电气导火索的起爆盒,导火索曲曲弯弯地从树林里连向桥墩。

“炸药没问题吧?”“没问题,我都检查8遍了。林团,你就瞧好吧!”工兵连长一脸兴奋。

